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擲地聲 填箎唱徹朝天樂

心事一生誰訴，功名半點無緣。欲拈醉筆譜歌弦，怕見周郎顧腆。妝點今來古往，驅除利鎖名牽。等閑拋擲我青年，別是一般消遣。

九月初八日放榜，卞如玉果然中式。吉士又忙了幾天。申公已出關中，吉士忙去覓見。因申公兒子蔭之已成進士，分部學習，吉士一面道喜，申公一面賀功，因說道：「我已與慶大人議過，那赫致甫四姬不便奏請，只合分給有功將士。據姚中軍申明從軍有功人員，只有呂又遠、何武未娶，餘剩二姬，當備先生閨房差遣。」吉士忙打恭回道：「不敢瞞大人，晚生已有一妻四妾，再不能構屋貯嬌，蹈赫公覆轍。」申公道：「也須想一個地方，安頓諸姬纔好。」吉士道：「這杜壘蒙兩大人敘功題奏，將來定沐天恩。杜壞在潮時，曾與赫公二姬合同設計，內中寧無曖昧私情？可否求大人的恩典，二姬一齊賞了他罷。」申公連聲道好，忙傳杜壘吩咐。杜壞叩頭謝了。吉士回家，杜壘早領二人叩見，同冶容住在一處，輪流進內當差。

吉士的母親因如玉中了，定要他人贅過了，纔許進京會試。

吉士因與卞明商議定于十月初三日入贅，十一月內起身。卻好賀新貴的喜酒纔完，朝廷恩旨又下：「慶喜、申晉俱加軍功一級。

霍武擢總兵，來京陛見簡放。馮剛等著該督撫以參將、遊擊、守備，量纔委用。李國棟、蘇芳著即來京供職。杜壞著該督撫以從九品補用。姚衛武恩贈原銜。胡成著革職來京待罪。更恩免惠、潮二府明年租稅之半。」吉士得了此旨，即與匠山商議，轉求申巡撫奏請，情願以中書職銜家居，不願供職。申公允了。

後來題奏上去，自然恩准。李匠山、姚霍武擬與卞如玉一同起身。

轉瞬間，如玉吉期已到，吉士將蕙若的房移住正樓，巫雲、也雲即居樓下，將這東院六間與妹子居住，另開一層儀門，從東邊出入。一切嫁資等物，俱照阿珠舊例。新婚套話，概不必言。

過了五朝，吉士日日事忙，又值時邦臣去世，烏必元新署了番禺縣的菱塘司，先著人送銀助喪，自己卻往烏家奉賀。必元提起他兒子岱雲有書到來：「他在家開了一個酒米鋪，本錢就是你送他的。又娶了媳婦，並生下兒子了。只是我在這裏做官，弄了許多未完，不知作何歸楚。」吉士道：「這點兒未完倒也不怕。聽得菱塘司是三千的缺，到了那裏，自然運轉得來，只是遠了一步，未免會少離多了。令愛也要歸寧，是我阻住了。

遲一日，在家奉錢之時，再叫他拜賀罷。」坐了一回，告辭出來，便往時家吊孝。邦臣沒有兒子，就是順姐一個女兒，向來與吉士見面的，因請他進去。順姐穿著一身重孝，拜謝過了。

延年再三留坐，吉士因見茹氏也在裏邊，倒覺得不好意思，連忙起身，上轎回去。

卻好杜壘借補了甲子司巡檢，領憑赴任，伺候叩辭。

吉士進了書房，杜壞向前叩見，並稟明：「後日領了妻子起身，已都進府，替老太太、太太們磕頭，候大爺示下。」吉士道：「你如今做了官，便不是我的家人了，這也可以不必磕頭。只是你起身的盤費還可充裕嗎？」杜壞道：「蒙大爺照應，告訴藩司，又係軍功人員，一切上下用不滿二十兩銀子，這裏到甲子不到十天路程，不過百來兩銀子就夠了。」吉士道：「你那裏有什麼銀子？叫蘇興支二百兩銀子與你用去。」杜壘又打陰謝了。吉士道：「你雖是個小官兒，也是皇上的天恩，也管著許多百姓，第一不可貪財，第二不可任性。那甲子地方沿著海邊，現在洋匪未靖，前日督撫會議善後事宜，原要照舊募收鄉勇，須要格外優待，擒住洋匪，斷不可刁蹬他們。你不見從前這些官，廣府審出實情，一個個分別定罪麼？只有吳同知沒人告他，倒題署了高州府。可見做官的好歹日久自見，再瞞不過民情，最逃不過國法的。」杜壘答應了：「是。」

吉士退後邊，那冶容與品娃、品姪因老太太留飯，吩咐巫雲、也雲相陪。見吉士進來，都上前叩頭。吉士叫丫頭賞些衣服、路菜之類，自己卻踱過如玉那邊，手談遣興。如玉說起：「進京在即，令妹自然仍住家中，伺候岳母。弟意欲趁這幾天閒暇，同他回去拜過姑孃，再上省來，祈大哥代弟轉稟岳母。」

吉士道：「這是正理，極該就去。妹丈一面定了日子，我稟母親，來回也不過十天罷了。」如玉道：「明日你令岳相邀，奉陪烏公。後日是楊公忌，准于十八日起身罷。」兩人下了一局棋，吃了一回酒纔散。

次日，因韓普、蔣心儀回省，他來拜過，吉士回拜了，纔與如玉至溫家赴宴。春才也要一同進京，吉士勸他說：「還是靜候幾年，得個知縣夠了，何必會試。」溫仲翁依了。直到晚上纔回。

過了兩日，已是十七，吉士吩咐家人預備酒席，晚上與二小姐餞行，自己去賀廣府推升糧道之喜。上官老爺留坐，至掌燈以後回家。走進女廳，早已華燭高燒，珠簾低掛，爐焚蘭麝，地貼氈氍。蕙若與小霞、小喬陪著阿美行令催枚，釵橫鐃響。吉士就在阿美對面坐下，便問：「老太太呢？」蕙若道：「老太太吃了三四杯酒，看了兩出戲，熬不過，先上樓去了。姑娘不肯吃酒，我們叫做戲的丫頭散了，與兩個妹子在此三戰呂布哩。」吉士道：「這個忒武了，我們還是行令。」小霞道：「我們也還打算作詩送行。」吉士道：「不先行令，再作詩，都是一樣。如今這令就將妹妹回門為題，要一句《四書》，一句《詩經》，一句不拘子史古文，一句《西廂》詞曲，合上一個曲牌名與一句《千字文》，說得不好罰一杯。」阿美道：「哥哥太瑣碎了。」吉士道：「我纔出令，如何你先亂我堂規？快罰一杯！」阿美吃了。吉士也飲了令杯，便說道：「

不待父母之命。殆及公子同歸。日暮途遠。倩疏枝，你與我掛住斜暉。這卻是兩同心。夫唱婦隨。」

阿美道：「哥哥第一句說錯了，須吃一杯。」吉士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吃，我吃。」交到蕙若。蕙若說：「

有故而去。曾不崇朝。黃仆欲題。卻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鍾。看開著後庭宴。肆筵設席。」

小霞未說，先自己笑道：「我肚裏實授沒有書卷，只謔得這幾句兒，說了，姑奶奶不要罵我。」阿美道：「說俗了一句，罰吃十大杯！」吉士道：「你快說出來，我這裏自有公道！」小霞便說道：「

「夫婦之不肖。要我乎上宮。止而享之勿賔。不知他那答兒發付我。禁不得花心動。器欲難量。」

阿美飛紅著臉，立起來，斟大杯灌他。眾人都笑道：「該罰的。」小霞飲了。小喬說：「

「往送之門。孔樂韓土。忘路之遠近。車兒快快隨。忽地送我入門來。藉甚無竟。」

阿美說：「

「予將有遠行。言告師氏。問征夫以前路。他說，小姐你權時落後。好教我意難忘。同氣連枝。」

當下合席乾了一杯。丫頭換上酒菜，吉士道：「分韻不如聯句。作得好的，公賀一杯，庸劣的自罰一杯。各人拿出良心天理來，不許爭競，臨作時不許爭先落後。」因取過一張箋紙，說道：「原從我起，至美妹妹止。」即提筆寫下：

榜蕊纔分蟾桂香，

說道：「聊以免罰。」蕙若即吟道：

又吹玉管葉鸞風。百年纏結蘋蘩始，

小霞忙接口道：

九十儀多籠篋將。熨貼真教懷奉倩，

阿美道：「施嫂嫂又說那一道去了，慢罰一杯！」小喬道：「我也罰一杯。」因吟道：

嫌疑那復怨王郎。花生彩筆環眉嫵，

阿美吟道：

案舉春慵愧孟梁。不解烹雌傷寂寞，

吉士也接口道：

何當弋雁任翱翔。年方笄字隨夫子，

蕙若道：「我們只管填砌，總不入題，不要弄到頭重腳輕，強必壓主。」吉士道：「正是入題時候了。」蕙若吟道：

禮拜姑嫜奉壽觴。飲餞藏闔嫌夜短。

小霞道：

分題刻燭引杯長。窺簾新月明環珮，

吉士道：「推開得好，時景亦斷不可少。」小喬忙接口道：

掛斗疏星挹酒漿。好趁一帆歸梓裏，

阿美道：

未諳三日作羹湯。此行不是懷韓土，

吉士道：「不過爾爾，我結了罷。」

拭目香雛慰北堂。

寫畢，評道：「通首散漫，無甚佳句。喬妹妹『酒漿』句推陳出新；美妹妹『羹湯』句自然之極。各公賀一杯，餘外不消罰得。」于是各人斟上兩杯。纔吃乾了，只見巫雲走來說道：「姑奶奶明早就要起身，大爺也不要再耽擱了。方纔姑老爺已著人來問過兩次了。只是姑奶奶還該賞個臉，我也要敬杯酒兒。」

便斟上一杯送上。阿美站起來接了，說道：「又勞動巫姑娘，只是我吃得多了。」因呷了一口，回奉一杯與他。吉士叫他旁坐，又飲了一回，方歸房安寢。

次日，如玉夫婦回鄉，只帶一個家人、兩名小子、三四個丫頭僕婦，押著隨身行李衣服，共六乘轎子，到碼頭下船，餘外的都留在家中照應。吉士送到碼頭回來，吩咐持帖請烏必元。

明日送行，再請溫仲翁父子、李匠山、苗慶居相陪。那溫家去的人轉來稟說：「溫少爺今早生下相公了，所以不曾來送姑爺，明日也不能赴席。轉請大爺，後日洗三，今日就來領大奶奶回去。」吉士因著人送了一份賀禮。又因馮剛補授了撫標中軍，秦述明補了督標參將，呂又遠、何武俱受了碣石鎮標遊擊，嘉應州知州時不齊題署了廣州府，拜賀的拜賀，送行的送行，整整忙了十餘日，只盼如玉到來。李匠山、姚霍武已定于十月初八日長行。

如玉直至初四日上省，又各家去拜望過了，與姚、李二人約定了，僱了兩號大船，姚霍武同夫人秦氏一船，李匠山同如玉共一船。各人收拾行裝，辭行拜客。

先是督撫公餞，次及司道，最後還有巴副將等一班武官。

不覺行期已到，吉士約了春才，僱一個大花姑艇，叫了戲子，吩咐蘇邦、蘇旺帶了廚役，整備酒筵，先往花田餉候，自己隨著眾文武官候送。因申撫臺自己親身出城，所以這些送的官越發多了。姚、李二人一一申謝，先請申公回轅，再敦請各官上轎，方纔點鼓開船。吉士、春才就在李、卜二公船上。

條忽到了花田，那花艇上戲子望見座船到來，早已鼓樂迎接。五人同過船來，吉士遞過酒，入席坐定，便道：「姚老總戎此去未知榮任何方，便中祈賜一信。」霍武道：「從前荷蒙許多臺愛，還未報涓埃，倘有了地方，定當專人到府。」吉士道：「先生到京，諒與妹丈同寓。就是李妹丈也該假滿來京了。」

門生辭官之事，倘不蒙恩准，還求先生委曲周全。」匠山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就是我這意外之官，也須要辭得妥當。」吉士又道：「卜妹丈春闈一定得意，但授職之後，亦當請假南還。不要說家母與舍妹懸望甚殷，卜太親臺更為佇切。」如玉道：「小弟會試以後，不論中與不中，都要到家，堂上雙親還祈不時照應。」吉士道：「這倒不消吩咐。」匠山道：「人生聚散，是一定之勢，是偶然之理，吉士何必戀戀多情。想著從前在此教授之時，不過四更寒暑。赫致甫驕淫已甚，屈撫臺拙拗生性，都罹法網；岱雲無賴，不必說他；春郎竟擢高魁，大是奇事；蔭之、徽省與你三人，曾幾何時，各幹一番事業；又不意中遇著姚孟侯兄弟，鬧到攬海翻江。我李匠山一生，不過為他人作嫁衣裳耳。」霍武道：「兄弟若無蘇先生與哥哥搭救，此時求為赫、屈二公而不可得矣。」匠山道：「天下的事，剝復否泰，那裏預定得來？我們前四年不知今日的光景，猶之今日不能預知後四年的光景也。總之，酒色財氣四字，看得破的多，跳得過的少。」

赫致甫四件俱全，屈巡撫不過得了偏氣，岱雲父子汲汲于財色，姚兄弟從前也未免好勇尚氣，我也未免倚酒糊塗。

惟吉士嗜酒而不亂，好色而不淫，多財而不聚，說他不使氣，卻又能馳騁于干戈荊棘之中，真是少年僅見，不是學問過人，不過天姿醇厚耳。若再充以學問，庶乎可幾古人！」當日，眾人飲至下午纔分手過船，吉士未免依依。匠山大笑道：「何必如此？我們再看後幾年光景。」舉手開船而去。